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六

錢唐袁枚子才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古聖人迅雷風烈必變所以然者非不修儆于平時也借天變以加惕焉則無之焉而不順日者明公有意外謗又有意外恩是亦聖人必變時也其將狠天而自足歟抑將頻頻修省而有采于野人之言歟大學稱知止而後有定是定之不難而知之難也若無所知而先定則其定愈甚而其知愈蔽其過愈深夫子教顏回克己王子敬譏孔明未能忘己兩賢之己豈尋常私欲之己哉其或有小小束修之意氣是即己也是即所當克當

忘者也古之人非水火則兵農弊弊然以天下為事非好其名也適逢其所當為者耳巡撫之所當為莫如察吏以安民而立功垂名不與焉何也一吏之不察必有數十萬人不安者十吏之不察必有數千萬人不安者以數千萬人之未安而為巡撫者方且增倉儲浚河渠改棘闈以為吾勤大勳以施于烝彝鼎鈘之世豈笑且詛曰吾儕朝不保暮而何儲倉穀為吾儕怨氣壅塞而何通水路為目擊士林汨我而何修試院為宜祝而詛宜啚而怒非民之無良也緩急不稱故也且此數者非財不辦今天下之至不足者財也財不足而強為之勢必有勸捐勒捐之舉捐罰一行而不察之吏因緣為姦

然公勇于自信故違物情而持之愈堅卒以罰朱明專受譴譴亦何足爲公累也譴而宜乃累公矣使公仍在吳僕未敢言或六月暫息又不必言今幸而忽作忽起如俔之見風定不終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恐公益自信所守眞可以歷夷險經大故而不動從此孤行一意立功名愈勇察吏愈疎再一失足不深負遭逢而爲好已者所感乎昔張曲江居憂奪情來政富鄭公居憂沍微不起公此時不師富公師張公必非得已然即此可以見天下義理之無窮而執持之難定也伏願公先致知而后誠意先察吏而后立功知果致則意自誠矣吏果察則功自立矣孫興公稱劉尹云居官無官之

事作事無事之心宋神宗與韓維論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先有此心此二語皆所見俱超願公察之許趙兩公均以公故得罪今首事者還朝附和者未起似宜引罪辭位以召復兩人爲請在兩人果君子聞其退不聞其進可也而公居上臨下之道不如是則心不安日後用人亦難得力貧賤之交蕭朋之錐故敢布其腹心

書札後

前書成托岳水軒寄公水軒曰子所言公固知之亦庸寄也余答之曰子非公安知公之業已知之也公非我安能怪我之不知其業已知之也雖然所貴乎知之者

爲其能行之也知而不行故疑其猶未知也而喋喋焉夫知而不行是知如不知也吾雖言焉又安知其非言如不言乎然而吾之心卒不能已乎言者何哉以爲吾若言其所未知耶恐彼非不能知也或不屑知也持其所不屑知者而强之知是吾過矣若果言其所已知耶彼必以爲所當知而知之也而吾取其所當知者而使之亟知則縱不行已耳而吾何傷于言哉而又安知其必不行哉水軒曰然乃卒寄之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嘗聞天子有諍臣而不聞督撫有諍吏者何也蓋忤天子旨天子即以忤旨罪之雖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共知好名之士或優為之忤督撫意督撫不能以忤意罪之必摭別事方登白簡雖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不知好名之士亦不肯為況以明公之威重視天下才若踞泰岱而臨邱陵較諸尋常督撫更有難焉然枚一乞病吏耳公獨勤勤咨詢豈非知其難而欲聞所未聞耶伏見公撫甘肅時天子命公提兵勦邊公毅然不動封還詔書卒至邊民大安此公之以識量抗天子也鄂西林當國人多

目擊之公以一總兵官獨不為屈此公之以氣節抗宰相也夫公之識量氣節可以抗　天子宰相而人之進言乃不敢抗一制府此亦公所深悲而日以已之所能者望天下也然則公來江南三年矣未嘗鷹鸇毛摯而民怨未嘗彈劾貶黜而官愁未嘗偏聽讒事而武弁放紛未嘗鬻獄賣爵而幕府受謗是誠何故哉夫本無愛民憂國之心而悖于行事以傳于此名者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實有愛民憂國之心而忘其流弊以傳于此名者事之立可改移而豪傑旁觀之所深惜者也竊以為公之度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公之察耶明於遠而暗於近公之微

君知其小而忘其大是數者不可不察也夫黜陟賞罰先王治世之大權也先王有治世之大權足以制天下矣然必推心置腹以要之維贄酒醴以文之委曲繁重若是者何哉孔子曰賢者避色孟子曰禮貌衰則去之古之君子雖君父前尚爭此區區者以爲重其身而後道可行也況同食天祿同供天位者乎夫南面而臨能薦人能劾人此天子之所托于督撫者也若夫剔[illegible]之奴叱之斜晲而唾溺之此非天子所托於督撫者也在公以爲不輕劾一官不輕誅一吏惟于聲音笑貌故爲峻厲使人懼而不敢爲非殊不知彼小人耶劾之非刻而辱之何況足以爲懲彼君子耶薦之非恩而慢之徒足

以爲怪天下因有受千金而不感得一言而馳驅者又有見微色而深恥受刑罰而恬然者人之不齊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故先王以禮貌待君子以爵賞勵中才以刑戮加小人猶懼勿給也明公乃欲以區區之聲色取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一例陶鎔之先推之于廉恥以外而後置之于腹心以內不已過乎一切大府出巡舟車厨傳之飾僚案入謁磬折趨拜之爲皆吏治之末節臧獲之能事也人之精神必無兩用悃愊無華者必不能供張儲偫奔走趨給者必不能愷悌宜民公之獎許往往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也公治西川又治甘肅皆邊地也苗夷相隣機貴神速

故耳目宜周蕭下將校纖悉必報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無所用之明公倡事委之武弁武弁受委託之兵丁此輩不知是非實固有實虛亦無非朝廷一投幕符立下東馳西突所在驛騷在公以爲仍付有司鞫訊然後裁之以法當無頗戾不知督撫之威有雷霆萬鈞之勢從容而下訊詳拘解遞層核轉縱或深則無罪立釋須繫而被訪之人已蔓延被家而不可救萬一委訊官人本傾危以行詐爲榮以深文爲技妄控揣公意張口輒曰大人訓察微行誤哉其群各亦曰縱十事九虛亦須坐實一二爲制府光顏在公澄刎之苦心爲小人迎合之捷徑豈不可惜夫州縣屈法有公可申訴也公屈法

誰北走長安以申訴乎而兵丁者習慣于刺探經營于恫喝勢必相引為曹挾持有司文武交惡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又曰無易由言言不可逝矣言誤聽詭隨之言政令一發便不可挽故曰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也遠莫遠于僚案之家庭近莫近于明公之左右今属吏床第詬誶公能知之文牒宣揚及至衙前之散從養馬之健兒謥詷不法而公不知所過州縣掉鞾吽呼在公不過一榻之安一飯之適而乘高勢而為邪者如雲而起易稱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自治貴嚴也今反其道而為之故曰公之察尋明于遠而暗于近也　非上兩巡所治橋梁山川原許闌除正供何

必門徵戶罰況　詔書亟蠲惟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以爲心知徵首君行制而臣行意非所以待堯舜也公之言曰南民狡獪無忠愛之心故一大創之不知忠愛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然而望　君之來江南人心未必不如公公正不妨鼓舞以成其美今聞紳士設綵棚經壇公聽之可止之亦可乃嚴拘爲首將置之法及紳士懼而星散又大逆公意而牽持洶洶公之心以爲彼紳士者當攔截而來爲有司者當拒絕而去險用其毀而陽不受其名然後　天子不知而其道兩便也然紳士既欲獻媚于　天子必不肯捐費于無名之地　天子尚不肯累百姓又豈肯加罪於獻

媚之人此理之易明者也彼納手坐而禍至醵錢効忠而禍又至進退促促其能無怨乎古人先庚先甲革言三就皆所以帥民邀事也公于迎鑾大典而無匪怒伊教之思故曰公之徹君知其小而忘其大也以上四者皆公之過而無人敢言者也枚之意公當行者蓋不在是焉其一曰遵定制以肅官方夫屬吏見督撫會典甚明府以上法不當跪道州縣以上法不當自唱名先王制州縣畀其職而不畀其禮者何也畀其職所以使民親也不畀其禮所以防民輕也公何不體此意微士尊賢其不法者劾之不使跪拜營求而得免曰爾固得罪于天子百姓也非得罪于我也其賢者薦之亦不使感

恩曰爾固有益于天子百姓也非有益于我也如是則正人出入才得矣其一曰總大綱以扶政體朝廷官職各有攸司丞尉之權縣不可侵州縣之權府不可侵苟非其人寧劾去之官果冗寧奏裁之體尊不親小事卑不施大功今等牛捕搏之事動煩公訪過矣枚聞雷霆之威不輕擊人然一旦砰砰而下求有能跪而求免者公之訪猾也檄張七縣及其終也不劾一官使七縣不當訪而訪爲失明矣當劾而不劾爲失刑矣疑者曰是何若爝火之燃怒而無繼也黠者曰是公之用詐也公明知七縣猾吏之不善而利其多貲以辦供張恐其不盼蒐也故威脅之又恐御史之糾之也故先爲訪案以

待奏對地步非真欲剔其姦也在公未必有此意而形跡固已如是可不戒哉其一曰遠僉壬以停羅織夫官之爭名猶商之爭利也善爲商者不居奇貨則物價不騰人心亦靜不善爲商者挾奇邪詭觚以來則街巷聚觀矣公一則曰振作再則曰鋒利于是在位者莫不嚴乎如有急色而袪高蹶而張之曰某賦功某屬役某藁一豪某速一訟及考其實雖尋常簿書尚茫如也要知事果當爲君子雖日行數百端必不肯煩稱于上以炫其才今之事未行而言先至者公亦可知其故矣有事然後可藉端求見求見然後有言可陳有言可陳然後有恩可與其同寅僚友往往互相攻發以求見悅于公

而代其位又憚公之明而難欺也故司馬謀太守之位必假別駕以擠之縣丞謀州縣之位必假簿尉以擠之何也使公之不疑也然公之不疑而去其一用其一則固已墮其術中而不悟公亦知樹荆棘者徒受其刺樹桃李者終飲其甘乎舉錯之間最宜慎也其一曰去權術而歸至誠公之耶衡厲色呵官吏而忤朝貴者豈公之性哉蓋公之術也從來英明之君惡人沽名尤惡人立黨

主上之英明冠百代者也公知之深矣務在孤行一意時時爲率作興事毫無顧忌之狀使官民詬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也明矣內而九卿六曹外而撫司提鎮從不以爽塏相接使人人盼目相覷齊其口都無

好許則我之絕攀援而無黨也又明矣縱有過失難免彈射而一托之于招怨有素使　天子若曰黃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寧足相排笮耶愈毀之乃益所以深譽之久而人人知其毀之無益則亦不復有以讒謗上聞者矣公數十年來得主之專求必不由于此古大臣則不然不求名亦不避名不與人爲同亦不與人爲異周官註所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者公何不勉而進焉伏念公當宮保尚書于作監司年届六旬　天子之恩可爲極矣人臣之榮可謂至矣自此以往雖爵上公加袞服於公亦何加增哉惟願公齊名流千萬歲揖讓于古大臣間而不以挾術

固寵自足則于枚所傾盡陳說者或不無采取焉死罪

死罪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公不察僕去官之意謂如枚乘汲長孺曾待詔金馬門故恥爲令又謂僕擢泰郵牧不遷褊心不能無少望有所激而逃是二者皆非知僕者也夫蒙恥救民昔人所尚牧之與令奚足區別漢人五十舉秀才未名爲老僕纔三十三而遂正長孜遽賦士不遇以退哉凡人有能有不能而官有可久與不可久即以漢循吏論桐鄉渤海專城而居此官之可久者也龔遂朱邑能之至于久道化行生榮而死哀京兆三輔多豪強兼供張備侍此官之不可久者也趙廣漢韓延壽能之久果不善其終江寧類古京兆民事少供張備侍多民事僕所能也供

張儲侍僕所不能也今強以為能抑而行之已四年矣譬如渥洼之馬滇南之象雖舞於床蹲於朝而約束勉強常有踶跑泛駕之虞性好晏起於百事無悞自來會城俾夜作晝每起得聞雞鳴以為大祥竊自念曰苦吾身以為吾民吾心甘焉爾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蠶叅耳迎送耳為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蚼蚼熟睡而不知也於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慍而孰知西迎者又東誤矣至具者又缺供矣休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後矣不跪滕奔儻便瞪目受嗔及至日昳始歸而環擁而號者老弱謂討爭來索衣忽不秉燭坐判使寧家耶判畢入內衙領山債又敢不加朱墨閱[illegible]

一過吾目耶甫脫衣息而驛劵報某官至某所則又遽然覺纍然行一月中失饍飲節違高堂定省者旦旦然矣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且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無窮供而善則涨最在是供而不善則下考在是僕平生以智自全得不小小俯仰同異然而久之情見勢屈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喪所守必大拂夫遺俗之槩而禍厥身及今故宜早爲計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廣意絃歌先王之道以治民則雖爲游徼嗇夫必泰而安之終身焉兮有乘怒觸而馳炎徼者雖賁育必優息于樹陰之下夫僕亦優息之遲者也公毋見怪也

再答陶觀察書

嘗謂功業報國，文章亦報國，而文章之著作爲尤難。掖之進，知己；勸其退，亦知己，而勸退之成全爲尤大。公疑僕祿有餘贏，故欲退居以自怡，似又非知僕者。僕進有事在，退有事在，未必退閒于進。且所謂以文章報國者，非必如貞符典引，刻意頌謏而已。但使有鴻麗辨達之作，踔絕古今，使人稱某朝文有某氏，則亦未必非邦家之光。僕官赤緊以來，每過書肆，如渴驥見泉，身未往而心已赴。得少休暇，輒尋故物，或未干賢者之譏乎？若謂上游矜寵方盛，故宜緩去，則不知僕之所以欲去，乃正爲此。何也？官之不能無去，猶人之不能無死也。死亦何

福之有而洪範以考終命為福則聖人之意也深入之親有如伯叔妻子兄弟者乎所狎近有如戚友僕從者乎之數人者他事可與謀而惟出處之際宜獨斷焉先乞身而後告焉何也之數人者皆受居官之樂而不分任職之苦者也唐相蕭嵩求去明皇留之曰朕未厭卿卿何求去嵩曰待陛下厭臣臣安敢求去僕讀史至此深歎嵩之為人僕蒙大吏為劾百姓知感脫然去上或留之下或惜之人非去之為難去而取此留之惜之之愈為難以其間交倉廒辭吏民身閒而慮周時乎時乎有餘味焉馬伏波云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援實恥之言士君子貴以身關天下之重輕也今僕

在官官未必重去官官未必輕州縣中豈遂少僕哉非特州縣也就令僕一歲九遷驟躋公卿之位自問何以立功何以報 主恩復捫心納手未知所措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能自信夫子不知而開獨知之僕之不能自信亦公所不知而僕自知之也夫是故知難而退也若夫僕之所自信者則固有在矣周官三百六十謂非其人莫任者今無有也唐宋來幾家文字非其人莫任者誠有之矣僕幼學徐庾韓柳之文及三唐人詩每搖筆覺此境非難到苦學植少讓古人之我先醒焉以早達爲悔行且就去將從事焉盡其才而後止不比立功名束手而聽之天也舍得爲不爲當可

去不去公其謂我何

答和觀察書

郵遞中接公手書詞三過欣然以天下爲己任數年來得此於上游極寡鄉書中稱德爲貴才爲賤是說也狂夫阻之公而不以天下爲己任也則廢才可矣公而以天下爲己任也則天下事何一非才所爲乎忠于君德也而所以忠之者才也孝于親德也而所以孝之者才也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古以天地人爲三才天之才見於風霆地之才見於生物人之才極於參贊其大者爲聖賢爲豪傑其小者爲農夫爲工匠百畝之田人所同也或食九人或食五人而才見焉治埴之事人所同也爲燕之鏄爲秦之廬而才見焉使農一

日不食人工一日不成器則子不能養其父弟不能養其兄而頑囂囂然曰吾有德吾有德其誰信之孔子論成人以勇藝居先而以忠義授命者次之論士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居先而以稱孝稱弟者次之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才難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若是乎才之重也降至戰國縱橫變詐似才之為禍尤烈故孟子起而辨之曰若夫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孟子之意以為能視者目之才也雖察秋毫不足為目病而非禮之視非其才之罪也能食者口之才也雖辨淄澠不足為口病而非禮之食非其才之罪也若因其視非禮而必矐目而盲之食非禮而必鉗口而噤之是則罪才竣

才之說而非孔孟意矣嗣之三篇曰斯馬斯才焉而非才不可而況于人今天下非無德也然而有所謂偽德非無才也然而有所謂偽才公與其貴此而賤彼也毋寧兩辨而求其真校讎覆

與吳令某論罰鍰書

漢張敞以三輔穀貴請民入粟贖罪蕭望之等以爲聚可贖罪是貧富異情而法不一也爭之甚力考其時張敞寬民罪以活民非取民財以利已然望之以爲事當權其輕重不宜以苟且計損萬世法今聞足下治吳郡凡富人有過輒煆煉拘繫之逼令出家財佐公費一日之間凡六七輩此大不可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古之聖賢求貧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貧不知富民者貧民之母也其能施與者無論矣縱紈綺驕奢未嘗不病於已而利於民也被綺縠食珍羞而鬻販者利

婚喪僭侈好歌舞博弈而方外雜技與肩摩背負者利今使之畏首畏尾動觸機阱窮民累貧民傷矣說者曰爲富不仁孅驕傲上致其罪罰其鍰足以儆之夫爲富不仁陽貨爲作吏者言之也非爲百姓言之也我不取之何以知其吝我不拔之何以知其傲乎誠有罪焉是富人之恃財而爲惡也恃財者使之百萬其財而贖然後天下之爲富者懼若以財肆復以財免小富之人或傾其性命大富之人求損其毫毛設有狡獪豪猾猾一二年租爲罰數便可恣縱無所不至是罰鍰非禁惡也乃助惡也謝安曰陶公雖用法恒得法外意不知公之罰法外當是何意今夫貪吏之取贓也避其賓朋賄

篋暗投其羞惡之心猶然存也能吏之行罰也明目張胆持籌而算之其羞惡之心淡然忘矣彼窮人者明知其意不在罪也一有風聞便賣貨鬻產治具而待餉饋棘槐不辨其罪之有無而但訴其家之有無斟增丐減形同買販旁觀之士心竊鄙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官則胥吏強索在鄉則無賴詐取自上下下相緣爲姦而況所罰者大半不出於告發而出於訪聞於是鉤距者誣陷者設局而羅織者朝稟作人暮符已下官爲訟魁吏爲佐証所罰無幾而徒使中飽之人雲翔而四布荆棘滿眼殊覺寒心或曰罰鍰非入己也置之公所充公用耳審是則足下之爲此尤拙矣夫君子之

廉爲潔巳也小人之貪爲肥巳也今足下故入人罪以取利其不爲君子也明矣復不[illegible]存之而以公同官是汚己而肥人既爲君子所恥重爲小人所笑足下又何樂乎此或曰此大府意也故不得不循是更不然繩愆糾謬方稱賢僚大府果有罰鍰之明文君子尚宜抗詞而爭今絕無明文而以爲不師其令而師其意一旦敗露爲　上所知恐大府今日借君以集事未必異日不劾君以解謗明者不可不察也枚頓首

答任生書

邱生來援手書多所抗懷卓論文筆岸然有介而馳焉之意年少才健今之吳武陵也第稱許過當細其美非甚其過弱顏難以卒讀既又自解曰昔楊子太元高不僻荀管而門人侯芭以為過用易則愛之者過焉僕過生于淮倉卒以師命僕僕所不當得為而硯然不以慚蓋有故矣夫師道之壞也韓子已昌言之而爾時以位卑足羞官盛近諛為解是其人猶有潔然自好之意雖無師師道存也今之將惟百工伎藝能以其術相傳而非涉于利其他衣冠縉紳率有所利其人而後以師奉之師亦有所利其人而後以弟子屬之其所謂講道明

義者百不一聞是今之有師不如唐之無師師日多道日壞僕掛冠歸行萬里儼然在衰絰之中爵不足以榮生財貨不足以潤生聲氣門戶不足以利生之豪末今闖然而造門藹然而進詞徙以愛吾文故耳然則吾之文足以爲師與否且勿具論而生求師之不以利也明甚僕固宜受之以成生之高義而因以存師道于萬一也雖然昔人謂賈中其聲者謂之端賈不中其聲者謂之緐又曰君子有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君子有爲非苟行其志將以引天下之方動者生以文師僕僕受之天下之人未嘗見人如是其肯師人也又未嘗見人如是其肯以師自任也倘其賈不中其聲

而一蹈于縲絏則天下人方且並生嗤生而師道又轉因
生而廢僕故還山後誓不再出讀書進深湛之思將副
生所以師僕之意而明其善擇師之未有過于生也僕
天下見之生聞謂何如

答衛大司空書

枚隸公閣下蒙訓儉以養廉引身相率意良厚也第平素讀書覽古所得者似與君子意旨有殊請聲之於左右公昔刺海州衣布含脫粟後居高位如故可謂不欺其志者然枚以爲公之所以率性者當在是所以自足與教人者當不在是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是時卿大夫歌雍舞佾多不遜者故夫子有爲言之若子之服食起居鄉黨一書甚具蓋未嘗儉也考史管仲奢晏嬰儉皆君子元載奢盧杞儉皆小人然則君子小人之分不在奢與儉也明矣人之好尚不能盡同文王嗜昌蒲菹曾皙嗜羊棗天下之嗜昌蒲菹羊

聚。將。必。不。止。文。王。與。曾。點。也。因。文。王。曾。點。而。菖。蒲。葅。羊。棗。特。傳。非。菖。蒲。葅。羊。棗。之。能。傳。文。王。曾。點。也。奢。儉。之。適情。亦。猶。食。味。之。適。口。而。已。矣。雖。然　朝廷有體聖人有經不可以好尚異也禮享宴肴饌弁帶韋鞸有公侯卿大夫士之別　本朝會典尤詳言之先王豫知後之人必有奢以亂制儉以沽名者故戒奢黜儉而一束之于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特。奢。于。視。者。非。禮。也。其。過。儉。之。視。亦。非。禮。也。曰非禮勿聽非。特。奢。于。聽。者。非。禮。也。其。過。儉。之。聽。亦。非。禮。也。公爲大臣宜率天下歸于禮不宜率天下歸于儉若積俸錢以遺所不知誰何之人而徒取朝廷倚賴之身而惡衣惡食以僇苦之是爲子。孫。計。負。

甚矣而何儉焉若曰非此恐清名不立是爲好名計貪甚矣而何儉焉檀弓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今 朝廷節用愛民國未奢也而公又何儉之示焉 本朝湯潛菴陸稼書皆以儉名者也然兩人之所以成名公當深求之勿貌襲之如倣班顧馬皆可以爲湯陸則凡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亦皆可以爲孔子矣夫不趨至樂之境以貌襲孔子乃趨至苦之境以貌襲湯陸擇術者不若是拙也公巡撫廣西劾謝濟世子並劾濟世枚以爲過矣昔令尹子文王猛房杜皆賢相其子皆不肖當時不咎其父謝雖迂怪非中行之士然當田文鏡隆赫時朝臣嘿嘿而謝爲三日御史露章批鱗卒成窮邊口無二十

辭可不謂豪傑哉有人如此不爲之全其晚節爲後世勸而使衰年縲絏塡死牢戸天下之人聞而悲之以公所爲得所者于刑而儉于德乎然則公之所奢救之所儉盍亦兩勉之而已

與孔南溪太守書

僕在蘇二十餘日凡六見閣下每見則牽裾而不忍別置精饌以款之選笙歌以樂之分清俸以惠之忍老涓以送之未嘗見閣下昔如是其待人也亦未嘗有人焉肯以閣下之待我者見待也不期其然而然身受者疑旁觀者亦疑不知天下之發于真性情而不容已者皆求其故而不得者也文王嗜菖蒲菹菖蒲菹之味安在嵇康好鍛鍛之趣安在閣下好僕僕之當好者安在以為重其同科乎則當今已未進士尚多也以為重其文學乎則天下以詞章稱者無蔑數也然而閣下何以捨他人而我好也所以然之故不特僕不知旁人不知即

問之閣下閣下亦不知惟其不知所以發之誠而行之篤以天合不以人合其斯之謂歟且受知于道廣之人不足感而受知于量狹之人始足欣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得交子張安知其不在矜之容之例也矜之容之是以衆人待之也子夏曰其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得交子夏其爲所與而非所拒也明矣閣下飭廉隅秩秩見于面目今之子夏也僕得交焉幸矣閣下官吳下枚寓白下路不甚遠非不可見者閣下年六十二枚年五十九年不甚衰非不能見者然而臨別時閣下瞿瞿然以不再見爲虞此豈真不再見哉願見之心過切而求必見之心乃生蓋患得失于官

識則甚鄙甚得失于師友則甚賢昔陸放翁與范石湖
晚年吳下作別輙失聲而慟古之賢人何獨不然㭠上
留別詩六章希省覽不備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

錢唐袁枚子才

與淸河宋觀察論繼嗣正名書

枚歸自蘇將公所稱子姪一體不必易名之意述之方公振云曩議婚時公會面宿保云某無子以公所定之婿即某之子云云枚昔未在旁難身質言語退竊自思以爲合兩門公之好事至重也不願有纖芥抵擱致損和愛故將繼嗣正名之義爲明公詳說之謹按六經無姪字左氏曰姪其從姑雷次宗以爲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故姪字從女漢疏受是疏廣兄子班史兩稱父子同日辭官不稱叔姪杜氏通典以爲小功無甥名周服無

姪名明公拜俗稱而忘古義固已傎矣從來父母之與子生與養並稱而養功尤重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詩曰長我育我顧我畜我凡此所嘆皆養功也故周逸繼左兒徐淑續秦祀古人以養爲功竟有立與姓而君子不以爲非者明公兄嫂早卒撫育兩孤養功可謂重矣年已服官麟趾來育於此續宗祀之重而紹詩書之澤立賢立長雖曰不宜且男子之慶父母存也女子之祈舅姑在也新婦纚笄宵衣執醬而饋茲生而學之故嫁女者勤以尊章具慶爲榮富保遺宦保陽關宋氏有舅姑則心安無舅姑則心不安何也嫁其亡兒之女較嫁所生尤當慎選君子之用心理宜如此

古人崔盧李魏貴門第相符皆保身為正卿當時締姻為監司乎為監司之兄一布衣乎此不待辨而知也今一旦游移其詞以為稱子婦可稱姪婦亦可不特與求婚初意相違而且以無定之親踈聽之於弱顛之新婦強親則諂強踈則悖為新婦者難為新婦母而教之者更難在公之意以為存姪之名有子之實可也不知名之不存實將焉據使明公早正繼嗣之名猶慮他年賀喬生纍斥還貨猝來必諸葛生瞻仍留伯松若復不肯正名如有所待則世俗之情嫌懼必甚以為不沾貨惡之名字執之甚堅則將來逆其之家貧更難擬斷在明公行仁履禮必無慮此而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心迹之

問質難遷白枚以爲明公春秋鼎盛遐助多人就使日後子嗣振振而此時先得長男豈非盛事況郎君秀出班行爲戚里所嘖稱者乎或慮長房長子次房承立爲嫌則尤不然古有封建故有大宗今無封建其所謂大宗者皆小宗也小宗議繼何分支庶古人貴貴之禮於宗祀尤重故賤可祧貴不可祧士三鼎大夫五鼎祭以士不如祭以大夫公之兒縱是長房長子主祭時尚當推公執爵而兒于公行爲長子公族求必爲長父非大宗子非宗子仰以俗論不爲滅繼漢伏黯嗣伏恭宋謝宏微嗣謝峻唐杜正倫戢丹舒各嗣兄子爲子考之史書雖不明言爲兄之長子亦並不明言爲兄之次子何

也均屬小宗使不必分長子與次子也　本朝律文稱繼嗣者聽其立愛不許宗族以次序告爭尤爲明確明公官居三品幾有聯宗之貴兩子留一足祀其兄仁至義盡當無他說若謂因婚方氏而立嫡似以榮勢爲嫌則又不然婚姻外戚也立嫡族事也兩者不相爲謀使公與農部爲婚豈遂設祧三廟而不慮及身後之烝嘗耶要知朱氏以宗廟爲重不爲聯姻繼嗣然後立宗方氏以嫁女爲重使配監司嫡子才覺得所人情天理彼此昭然何嫌何疑而有不決有謂立嫡之後恐賢兄兩子互有猜心則更不然古人讓爵而逃及門無興姻者章章史冊是在兩子之賢與不賢家訓之善與不善不

在嫡嗣之立與不立也故忝周官媒氏之職性不耐礫於瑣細儀文無能為役茲聞稱名議久不決以為非曉古今明經術者不足以關俗人之口而釋公之疑故敢布露所懷為方氏者小為宋氏者大

答蔣信夫論喪娶書

接來札為婿持所生服有違權之請僕以為婚與喪人生有數事也一有缺失則終身玷焉所以持之者無他上稽諸經中質諸史下考之　本朝律文而已矣庶子持生母服經猶輕史或輕或重明律改為斬衰遂大重而本朝因之其既重之後勿論也其最輕時亦未有以婚聞者禮庶子服生母父在練冠麻衣既葬而除此指諸侯之庶子也此即孟子所謂雖加一日愈于已者是也諸侯爵尊故有降殺之禮若大夫士則遞加而重然爾時父子異宮諸侯雖尊猶使庶子居其室而遂焉君與正嫡不得以尊壓也彼側室貳宗者端可知矣周天

子喪穆后宴樂叔向譏之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夫妻喪非三年也然禮必三年後娶所以達子之志也父尚不娶而況於其子乎然此猶云妻耳非妾也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辭之曰寡君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喪少姜姜固妾也叔向賢者豈不知士妾有子方爲之緦諸侯已絕緦矣乃藉以辭昏況其妾所生之子乎然此猶考諸經未質諸史也晉文學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爲劉隗所彈唐建中元年縣主將嫁供億備矣而襄王之幼女卒上從妹也上命改期曰人惜其費我愛其禮古期功之喪帝王之家其不苟如此蘇子瞻求之放于禮者也然其爭許民

喪娶表曰臣不願使後世史書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明濬王佶焞惑於陰陽之說大祥乞爲弟妹嫁娶嘉靖竟命執問如律歷覽古昔喪娶之禁班班可考然經史之宜遵終不若律令之可據也唐律喪娶者徒金章宗加以聽離　本朝依明律定主婚者杖僕與足下以舐犢之情受朱木之困已堪齒冷而況人情愛其子女必爲之計久遠焉郎君讀書登科他日將立朝廷議大典禮而先使之蔑情干義抱終身之憂殊非所以爲愛也說者豈不曰蘇州喪娶民間有之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訾焉然每見惑坊衖肆之氓髮且禿矣偶道其少時喪娶必赧顏而禁聲何也天良之夭閼雖無

法律經書而此中怦怦終不安也說者又豈不曰以兩公之賢必無人敢持短長者不知禮義由賢者出惟我兩人賢也四方將于我乎觀禮倘觀禮而禮有違則人人乖其所望而詆娸者將更甚于邱里之庸庸者矣然則處禮之變爲萬不得已計柰何曰曾子問親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徐氏註云女改服者以婿親迎之故雖未成婚而婦之分已定故也不言此後所處意者女在婿家若今童婦除喪而後成婚此禮刱元因之著爲令典今婿已來親迎矣小女已在途矣或倣而行之亦亡于禮者之禮乎足下多儒者精通五禮足下何不將僕手書付

之駁議見覆評也

與江蘇巡撫莊公書

王荆公曰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有治災之政出焉而民始病是言也向嘗疑之今春吳民來道明公治災有訪訪勸捐兩事方信荆公之不吾欺焉夫訪與罰不並行也元惡大憝交通主使爲府縣所不敢發然後督撫訪之大都非誅即徙免若可以舍贖者小罪也小罪而大府訪之若曰苦一人以活衆人云爾是殺人以養人也非政體也或其人竟有大罪而以荒故末減而罰之若曰寬一人以活衆人云爾是縱姦以養人也非政體也且訪豈可數行哉懸鏡以待照應敵之兵也妍媸長短罔勿呈焉燎火以燭物挑戰之兵也彼藉我

動常交撓而火之以巡撫之尊江南之大必不能遍卜籌算而知惡人也必假耳目焉所假者又有所假耳目焉然則其所訪者亦甚危矣周官大司徒以荒政救萬民其六曰安富富之安與不安似與荒政無與而先王慮之者何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千百或相倍蓰雖三代上不能有富民無貧民洊饑之年悍者求者爭且奪者紛然四起不有以安之則貧者未必富而富者已先貧今不特不能安之且更擾之囂囂然曰而捐百而捐千而捐萬其能捐與不能捐雖蹐里之近姻婭之密友朋之往來非指其困搜其私藏不能知也公乃商于大旆崇樓深居而曰余既已知之矣其所謂知之

者大抵得之於府於縣於吏役於里胥而按考之抑勒之逼而駭之拘苦而僇辱之彼其所得者祖父之遺也非公所賜也其若是何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富民之免於死者天之所赦也天赦之而公不赦亦已過也今三吳吏胥多慓悍媒心妄有所稱報民恫疑虛喝鬨叩門聲使啼呼走匿公亦知夫弟當養兄子當養父乎雖下愚不肖有不知此義者乎以此義之易知而加以在位者之督教宜若孝弟之人充衢塞巷焉今公治江南五年矣大江南北其子有餘財而不養父弟有餘財而不養兄者比比也公能家諭戶曉而强之乎夫以天經地義之事尚不能强而恕以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事

强之於商賈負販之民其不樂從者情也聽其不從則法撓非其不從則刑濫且吝嗇非罪也以老聃之賢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以子夏之賢而不肯假蓋于孔子今以老聃子夏之所不能而責庸人爲大俠悖之甚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鄉里善人聞諸朝表其門閭偶得一二故爲貴也今令曰捐十石者予之旌捐百石者予之旌揭朽木而書金字者在城滿城在鄉滿鄉其虛誇之名富民知之矣其勸捐之貲貧民又知之矣富民知之必不肯以無益之虛榮損室家之實恐貧民知之必謂爲富不仁上之所惡也刼而取之上將我覺勢必揭竿而起呼號成羣害之所至豈有底止古寔

洪湯旱無勸捐之名惟左傳載臧文仲有務穡勸分之說宋子罕餼國人粟戶一鍾傳之季氏還民多取食焉當時圭田私邑豪富有餘故得行其豆區釜鍾之惠非今所可行也且使縉紳之家與　主上操活民之柄亦非國家之利也然則勸與捐竟不可行乎曰勸宜行於亂世捐宜勸於豐年而今非其時也亂世上下相蒙豺狼當道嚴明之吏偶一為之如天雄烏喙治奇疾也今吏治肅清無大豪足當公勸豐年富戶熙熙不知穀之可貴迎其機而導之為義倉為社倉尚可舉行然亦不過杯酒是論鄉人是托而已至於量戶而計按畝而授必如張巡之守睢陽臧洪之守陳留危亡在即去則齋

冠糧留則同歸于盡然後涕泣行之以救旦夕而人亦相諒明公視今日之江南豈其時乎封他人之股以行孝劫隣里之財以市恩竊為明公不敢也然則見民之饑而死為之柰何曰今　天子之賑饑自堯舜以來未之有也公遂盛世擁大權夫復何憂勘災寧早入告寧實定數宜寬糶濟寧逐撫綏加賑多其名留蓄資送廣其例撥外省之豐者以濟之擇有司之賢者以托之周孔復生如是而止矣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先生誚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爲厲階枚浙人也亦雅憎浙詩樊榭短於七古凡集中此體數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氣先生非之誠然其近體清妙于近今少偶先生詩論粹然尚復何說然鄙意有未盡同者敢質之左右嘗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卽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鶯花豈古之

鶯花乎然而不得謂今無鶯花也今之絲竹豈古之絲竹乎然而不得謂今無絲竹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即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為唐不足以為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皐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

善於湯武莫不善於燕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莫不善於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唐宋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宏後始有之其時議禮講學皆立門戶以爲名高七子狃於此習遂皮傅盛唐搤掔自矜殊爲寡識然而牧齋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詩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牧齋不嘉與又或使七子湮沉無名則牧齋必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壘奪幟乃不暇平心公論

此亦門戶之見先生不喜樊榭詩而選則存之所見過牧齋遠矣至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褒衣大袑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為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艷妻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僕讀詩常折衷於孔子故持論不得不小異於先生計必不以為僭

再與沈大宗伯書

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爲艷體不足垂教僕又疑焉夫關雎卽艷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展轉反側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艷詩之祖也傳稱觚諳言見女之情而惡聞坐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懺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艷絕阮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狹取之宋人謂蔡琰失節范史不當置列女中此陋說也夫列女者猶云女之列傳云爾非必貞烈之謂或

賢或才或關係國家皆可刻傳猶之傳公卿不必盡死難也詩之奇平豔朴皆可采取亦不必盡莊語也杜少陵聖於詩者也豈屑爲王楊盧駱哉然尊四子以爲萬古江河矣黃山谷奧於詩者也豈屑爲楊劉哉然尊西崑以爲一朝郛郭矣宣尼至聖而亦取滄浪童子之詩所以然者非古人心虛往往舍己從人亦非古人愛博故意濫收之蓋實見夫詩之道大而遠如地之有八音天之有萬竅擇其善鳴者而賞其鳴足矣不必尊宮商而賤角羽進金石而棄絲匏也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詣之所極原不必兼衆體而論詩者則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題之所宜即以唐論廟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郊

島爲之則陋矣山水閒適王孟所宜也使溫李爲之則靡矣遊風雲名山古跡李杜所宜也使王孟爲之則薄矣撫萬石之鐘闢百韻之險韓孟所宜也使蘇柳爲之則弱矣傷往悼來感時記事張王元白所宜也使錢劉爲之則仄矣題香襟當舞所綴工吹師低徊容與溫李冬郎所宜也使韓孟爲之則亢矣天地間不能一日無諸題則古今來不可一日無諸詩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長而藏已之所短則可護其所短而毀人之所長則不可豔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不已過乎至於盧仝李賀險怪一流似亦不必擯斥兩家所祖從大

招天問來與易之龍戰詩之天妹同波異瀾非臆撰也一集中不特籲體宜收即檢體亦宜收然後詩之體備而選之道余謙以鄙意私於先生願與門下諸賢共詳之也

尊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雪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先生許只此數字抵人千百尋異矣上句直截荆柯傳之雖餘下句行路難三字即題也永錫若淡得天荆地棘四字耳三尺村童皆能為之而先生登諸上選蒙實不解願教之

答施蘭垞論詩書

足下見僕答沈宗伯書不甚宗唐以爲大是蒙辱讜言欲相與昌宋詩以立教囑予之毋更甚於宗伯僕安得無言夫詩無所謂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已失矣予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歌者爲齊人歟爲魯人歟孔子不知也其所歌者爲夏聲歟爲商聲歟孔子又不知也但曰善則愛之而和之聖人之和人歌聖人之教人學詩也雖然物必取其極盛者而稱之詩之稱唐猶曰宋之斤魯之

削云爾。僕之不甚宗唐。不欲遍天下之人盡遷居於宋。於僻而後爲斤削也。然宋斤曾削之善。不可誣也。子之不欲導唐。是欲遍居宋居曾之人。遠適異國而後許其爲斤削也。則好惡拂人之性矣。是奚可哉。來書云唐詩舊宋詩新。更不然也。夫新舊可以年代計乎。一人之詩有某首新、某首舊者。一詩之中有某句新、某句舊者。新舊存乎其詩。不存乎唐宋。且子之所謂新舊。僕亦知之。前有人焉。明堂奧房。襜襜繡盛服而居。後又有人焉。明堂奧房。襜襜繡盛服而拾子。慮其齊同而舊也。將變而新之。則宜更其居。更盛其服。以相壓勝矣。乃計不出此。而忽僻居窮處。衣冒披而服䟽襪。曰吾以爲新云爾。

其果新乎抑雖新而不如其不新乎五尺之童皆能辨之楊子曰弈木為棋捥木為鞠皆有法焉唐人之法本乎漢晉宋人之法本乎三百終宋之世無斥唐人者子忽欲尊宋而斥唐是率其子弟攻其父兄也恐詩未作而教先敗也已

答蘭坨第二書

來書極言唐詩之弊故以學宋爲解所陳諸弊僕不以病唐人乃以病吾子何也子亦知孔子之道歷萬世而無弊者乎然鄉之誠有學孔子者終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人但呼爲飲食之人不呼爲孔子也是豈孔子之弊哉子之弊唐妙乃類是且弊有多寡學者當擇其寡者而趨之程朱講學陸王亦講學其于聖道互有是非然天下士多遵程朱少遵陸王故何也程朱流弊不過迂拘陸王之弊一再傳而爲猖狂爲其弊大故其致不同唐詩之弊子既知之矣宋詩之弊而子亦知之乎不依永故律亡不潤色故采晦又往往疊韵如蝦蟆繁聲

無理取鬧或使事太僻如生客闖入寒座寡權其他禪障理障庾詞替語皆日遠夫性情病此者近今吾浙爲尤雖瑜瑕不掩有可傳者存然西施之顰伯牛之癩固不如其勿顰勿癩也况非西施與伯牛乎說者曰黃河之水泥沙俱下才大者無當焉不知所以然者正黃河之才小耳獨不見夫江海乎清瀾浮天纖塵不飛所有者蛸怪百鱗珊瑚木難黃金銀爲宮闕而已焉覩所謂泥沙者哉善學詩者當學江海勿學黃河然其要總在識作史者才學識缺一不可而識爲尤其道如射然弓矢學也運弓矢者才也有以領之使至乎當中之鵠而不病乎旁穿側出者識也作詩有識則不徇人不矜己

不受古欺不爲習囿杜稱多師爲師書稱主善爲師自唐虞以來百千名家指同源異流一以貫之者也何暇取唐宋國號而擾擾焉分界於胸中哉吾子亦先澄其識而已矣姑概論詩

與盧轉運書

月之十七日陳生歸又三日公手書至道生操觚率爾不克受公恩并戒攸毋再爲士攸閒頗識爲習蹇由甚善射百發百中識者猶慮不以善息致棄前功生之射才一發耳弓撥矢墜其以金注昏耶不然何命之窮也生誠蔑人子器小邇近不自珍以爲倚馬磨盾將以見才不知楊修緻提作制賦瀰月不獻王粲初征託他文未能稱是碌安國賦几不成罰酒三升古之士不以此定賢否也夫公解甚廹步韻甚難爲大儒擬管甚鄭重生皆不知買罪然不請罰不稟意旨而爲之其得棄絕之罪於門下也固宜雖然公之所以接士者攸尚有進

焉令夫金之色豈止三品哉統命之曰金而已士之才豈止九等哉統名之曰士而已其爲良金與良士歟夫人而知之也其爲不純之金未成之士歟則將鎔其渣滓而加之淬厲非大賢與大冶不能公大賢也陳生士之未成者也其所以位置之者當自有道矣昔劉文以詩干韓杜溫夫以文干柳文之陋至於攫金杜之妄至於用虛字不當律令視二公如山嶽之與塵埃然二公接之不甚決絕以爲天下士惟享大名據高爵者足與治耳若夫擠綮蹶踣之士所歷不過窮巷所望不過餬口就有不及則三熏三沐非我其誰禁排折之將傳笑四方終身毀棄自古之君子惟薦人于朝爲至慎也故

曰惟帑與名不可以假人若夫區區之財如棄涕唾無甚關係已財且然而况順風吹噓借他人財爲豪舉者乎今天下郡無閒田田無餘夫故游民相率而爲士者勢也其利市三倍者惟商耳商行周官睦婣之義衰多益寡意良厚也明公居轉運之名要在轉其所當轉而不病商運其所當運而不病天下不必頭會箕斂卯有商而已也亦不必罷落怒於其間以會計之餘權取天下士而榮辱之也枚嘗過王侯之門不見有士過制府中丞之門不見有士偶過公門士喁喁然以萬數豈王侯制府中丞之愛士皆不如公耶抑士之趨公敬公歸公仰望公果勝于王侯制府中丞耶靜言思之未嘗不

嘆士之窮而財之能聚人爲可悲也當明公未來時其所謂士者或以勢干或以事干或以歌舞卜筮星巫燒煉之雜伎干未聞有以詩干者自公至士爭以詩進而東南之善聲韻者六七年間亦頗得八九盛矣哉大君子之轉移風氣固如是哉然則使公或晉擢他去誠恐詩之十倍陳生者亦未必一至門下而何有于生生遇公公遇生誠而不可再而卒齟齬以窮媒勞思絕何耶

夫遂不寬則核之也宜嚴徑愈狹則收之也宜寬如生者徑之至狹者也惟公能收之而惜其不寬也生休矣恐生之外尚有其人枚將終薦之以補公過枚謹覆

答袁蕙纕孝廉書

時文之病天下久矣欲焚之者豈獨吾子哉雖然如僕者焚之可耳吾子固不可也僕科第早又無衡鑑之任能決棄之幸也足下未成進士不可棄時文有親在不可不成進士古之科有甲乙有目今之科無甲乙無目其途甚隘古進士多至八百人今進士率三百人其進甚難以至難之術而就至狹之境士之低首降心知其不可而爲之者勢也勢非聖賢豪傑之所能免也知勢之不免而能擇其本末緩急而致吾力焉是則聖賢豪傑而已矣凡子之捐科第絶時文將以蘄乎古之立言者耶夫立言非古人意也所不得已也古人之意重仕

不重隱貴立德功不貴立言孔子述而不作爲季氏宰韓愈下筆大慚容以詞賦進毛義捧檄爲親屈歐曾皆科第中人此其證也子觥觥有志氣果仕可以行所學爲當世之公卿其次官一鄉可以具魚菽養其親爲古循吏較夫踽踽[illegible]卬矜不可必之傳者宜誰先焉就使入世離合退而求息然後積爲卷以成一家言其時非獨心閒而力專也既已磨礲乎世事閱歷乎山川馴習夫海內之英豪則其耳目聞見必不沾沾如今已也夫士有鄉黨自好之士文亦有鄉黨自好之文不可不察也僕幼學今古文兩無所就不得已專乎今者一年始成進士今雖棄今而專攻古者二十餘年終未敢自以

爲信也何也今人易悅古人難求故也足下求能乎其所易者而遽欲能乎其所難者僕亦未敢爲足下信也昔有求婚而憎其媒者或告之曰子之憎媒子之所以婚遲也子之婚遲媒之所以病子也子不能以憎媒故而勿婚則不如速婚焉而絕媒氏僕勸吾子勿絕時文乃正所以深絕之也

代劉塤福上尹制府書

福觀古君子之于人才也有必用有必不用而其介于或用或不用者則未嘗不相其時勢之便與其人之緩急而進退之福待罪江南十餘年公不爲擯之亦勿勸去之似公之待福其亦在用與不用間乎然明知其必不用而妄求與明知其求必不用而不求是皆昧于君子用人之道者也福何敢然福以球脫漕弁故免官捕得後例應復官恭逢　皇上南巡凡白衣領職如某某俱蒙奏留福聞之不覺殷殷其有望者何也十六年福辦治華山甚瘁司馬匹音樂湛費於今三年牖貲竭矣內無戚里周給外無僚友牽挽舊長官中所恃者惟公

在公駕馭衆材呵叱惟命其不以一謝劣之禍置心中者情也在禍閒居愁嘖無俚已極而不能不號呼於仁人之前者亦情也然使禍去官非公罪則不敢求來復職不必求不遂虞巡盛典而無奏留之例又無可求今何將哉　六龍將來萬物懽躍凡在江南大小臣工莫不後先奔走儦儦然奮作而興耶下至執斲執鍼倏須屆發伏備庖犧亦各脩其肘足伸襟揚眉爭効傾葵之志而禍食　皇祿二十年覲　聖顏三四次反不能自比於輿臺之列側身於工匠之間衆裏嫌身能無閔嘆郎公之所以其難其慎而不肯輕用人者禍亦深知其故矣才不足以供指麾不用不久在江南不用冀復官

不用巽領公家財物不用數者福均有說謁福雖非棟
梁或可備榱櫨之任不支帑假當無待役所不能已于
言者寶只謝遊尚遊而人情以有事為榮大府目色所
及頓增光采藉此支吾或不致作俗無托耳且夫天子
巡狩一切清宮刻草之事凡有血氣者皆分所當爲而
我　皇上一遊一豫悲憫舊恩施尤隆公當其間如
山澤之通氣正須誘掖之鼓舞之有以大展乎經緯至
力尊君親上之心則士氣伸而　天心亦嘗不比平時
課吏爲賢必爲之嚴璇而深穡也至於或賜一級或賚
一級或就近　召見或仍歸銓曹大抵臨期酌奏恩出
上裁公亦不過相其勢而觀其便耳福敢一辦供張便

剏[illegible]長官類。無妥之禍。而強公以難行之事哉。古人有言曰。諡一子之孝。何如諡群子之孝。禍與公同。一君父同。一迎鑾。而公有百事之諡。禍無一事之諡。此心鉄然。彼乞一牒。以自效。亦非取爲阨窮已也。仰祈駁示。不宣。

或問雙名單稱古人有否。曰見春秋傳踐土之盟。曰晉重者。重耳也。曰衛武者。叔武也。此雙名單稱之證也。印記

答某山人書

書來責僕不相見詞甚煩氣甚盛僕敢不覆一兩以開足下孫子曰知彼知己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足下知己而不知彼能入而不能量非所以涉交也夫君子之道無他出與處而已出則有陶冶人才之任於天下人無所不當見處則安身藏用於天下人無所當見足下觀僕出乎處乎有能知之必能量之雖然處者亦未嘗無友也有長沮必有桀溺有張郁必有羊求論其徒大率處者流也處者多其足友者少僕故欲窺覯足下而遲遲乎晉接足下不解其意而迫之過矣然女欲自媒劍欲自鳴猶丈人也不意足下又舍其區區之文

黜而怨挾賢挾貴以臨之一夸門地再夸交游此正僕年來所亟亟避者持其所避者而招之則足下求友之術疎矣鄭康成曰回賜之徒不稱官閥魏李冲曰管之三卿孰若四科友也者不可以有挾也僕少未嘗學問挂冠後稍知文章利病覺此道中有似是而非者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有借此術市游大人以成名者僕誠私心痛之發憤辭此弊俛焉日有孜孜當悅學時雖妻孥來猶厭矣況外客性又懶人之意求而不應彼貌未變我顏已慚胸中輒大不適因自念與其開門友延人孰若開卷友古人與其不副人望欣然病乎已孰若不使人望悠然樂其天古之人欲讀書先閉門誠不

得已也士相見禮先之以介繼之以贄至鄭重也此外則有史虞工召之而後至耳戰國時乃有曳裾侯門者爲報恩揚名之說以縱紈袴之公子今非其時也　初延請賢者在上不肖者在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君子不惡其窮而惡其所以窮安得如書中憤懣語以悖教而傷化哉僕自知不肖甘心入山山中產物惟白雲耳其無補於足下慮足下方憎絕之不暇而忽以顧見爲請嫁駭人意然武陵漁人無心得津有心求之轉不可得若足下一付以無心則僕見亦可不見亦可見不見何足重輕非蜂鳴鳩跂蹺蟲豸尚登山人之堂况足下世宦之家文人自命者乎明月清風開門則入閉

門則去入而不喜去而不怒者何哉彼無所求故也今足下乃悻悻然以不見爲慍或者其有所求乎僕昨者雖相謝終不能决足下之果有他腸而預築堅城以待意嘿嘿頗自悔今接書畧見意旨乃藹藹前此之相謝果計老而訹得也藏巳之拙養人之高何嘗不兩得耶要之雖不見如見雖見如不見請足下再擇之

再答某山人書

客歲以一函開足下謂足下讀其書將知其人矣不意猶未也足下前書文而不悉有叱叱氣當今士習婾阿得足下振之無所為非第不宜施於僕耳僕惜足下藥甚良於病不合故以已之沉屙學問之難門第之不可以傲人與夫古今異宜之將數惻款款悉期足下深思而善取之過後亦不復省矣乃來書慮僕敵相暴張以將不利于足下似誤聽蜚語而測僕者過為僕老矣覽書得古人姓名尚不省記何暇懦足下于胸中而項項然慨哉且既已捎撤作野人矣又肯為敗一足下之名而出山排答哉僕與足下素無睚眦何所窮怒而必極

之於既往趙孟所不能貴趙孟又惡能賤之足下不信僕可也不自信何也昔昌黎答呂河東答杜二書俱存較僕奉酬者詞較嚴焉然二公卒未深絕之且殷殷然進之于道蓋前賢接後進理固宜然僕當已未必如韓柳而所以絕人者必欲過之使僕返而自思亦覺執德不宏為可憂矣於足下何傷焉僕自恨無顯位盛名如孔北海一流可以噓枯吹生使足下衎衎然心喜又不能滅聲跡若朱桃椎焦先輩使足下棄而忘之并不能如羊叔子使足下信其必不欺人此皆僕不修身之過也省之大慙無則加勉而已

代潘學士答當翠庭祭酒書

前以一家言求教書來如發蒙且云由周公而上道統在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漢唐君臣無與焉是說也蒙不謂然夫道無統也若大路然堯舜禹湯孔子終身由之者也漢唐君臣履乎其中而時軼乎其外者也其餘則偶一至焉者也天不厭漢唐而享其郊祀孔子不厭漢唐而受其蒸嘗亦曰彼合乎道則以道歸之彼不合乎道則自棄乎道耳道固自在而未嘗絶也後儒沾沾乎道外附一統字以爲今日在上明日在下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三代之時道統在上而未必不在下三代以

後道統在下而未必不在上合乎道則人人可以得之離乎道則人人可以失之昔者秦燒詩書漢談黃老非有施讎伏生申公瑕邱之徒負經而藏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瑣箋釋則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為程朱生宋代賴諸儒說經都有成迹才能參已見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摋而謂孔孟之道直接程朱也夫人之所得者大其所收者廣所得者狹其所棄者多以孔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察邱陵耳然於子產晏嬰蘧伯玉子許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孔子也孟子雖學孔子然子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為聖至朱子則詆三代下無

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禮樂邵伯溫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能興禮樂乎此伯溫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故也必如修真煉藥之說以爲丹不易得訣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秘愈矜嚴則道愈病我

皇上文集中不遠稱堯舜而屢舉漢文帝唐太宗者亦以言漢唐則年代近而政事易于核實言唐虞則年代遠而空言難以引據先生來書曾　皇上爲堯舜堯舜之言先生又不以爲然何也書中斥陸王爲異端亦似太過周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子曰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不指智者之樂水爲異端也顏淵問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各爲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爲異端顏淵又必以仲弓爲異端矣大抵古之人以行勝後之人以言勝以行勝者求之能行惟恐有聞不暇爭也以言勝者矜矜栩栩守一先生之言無所不爭也聖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訥于言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宋儒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人意也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取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

日騎行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其主遂至戟手嚷詈及問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

今之排陸王者皆此類也顧先生勿似之也